

祗
平
居
士
集

祇平居士集卷十九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書七

復姚佃芝學使書

青來先生與鄙人往還半載議論往往多合獨至祭法則彼此牴牾不能相下家祭論一篇乃其最後所作議論較前益進然獨不以相示殆因鄙人頑不可化之故從古議禮家紛如聚訟非聖人復起莫折其衷雖然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論禮不及士庶人家祭不爲不知道鄙人先所論著非敢故異他人第求卽乎人心之所安者而已苟其準之於心而安則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不可者必

欲爭勝於口舌之間卽徒滋議論奚爲焉故近雖續有論著亦未敢出以視人頃蒙閣下手書見索僕亦詎敢終匿但日內因小女孫出痘不能料理及此容稍遲數日錄正先此率布區區不一

與姚學使論祭祀書

僕於歲終祫祭兼及已祧之主蓋倣伊川程子兼祭始祖先祖之意而伊川之法實本中庸上祀之禮非其所臆創因稍爲論著以發其意出示同志雖先達中篤古而達於禮者亦復閤閤不已因遂自匿其稿猥蒙閣下不加鄙棄殷殷見索不敢自外輒檢舊著中有關祭義者得若干首錄諸別本以獻竊又自喻其所以然之意於此僕以周公

所制上祀之禮下達庶人則庶人亦得祫饗其先世論者乃云章句但言又推太王王季之意不言又推諸侯大夫士庶人之意以是爲疑古稱周公作經不可具出略舉以明義朱子章句何獨不然必欲用此爲疑則請再以後章之義明之後章繼志述事朱子以追崇先祖爲訓如論者之說當云此繼志述事之實事也下文又詳言之可矣乃不以槩乎其全第曰此其大者下文所舉祭祀之禮則必以其通於上下者言之通於上下非卽斯禮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乎詭其說者以修祖廟四事爲通乎上序昭穆五事爲通乎下先儒辨之已詳謂如祖廟一事自天子下至官師皆有可修卽皆有可陳可設可薦卽序昭

穆以下皆可隨分而自盡何得專言天子或又以修祖廟
以下爲時祭序昭穆以下爲祫祭先儒又以爲非兩節皆
一時事時祭祫祭莫不皆然 本朝陸清獻公力主其說
謂他家專言天子不兼上下言者爲大謬之論則是祫祭
之禮之達乎諸侯大夫士者固不待鄙人之覆說而明至
於庶人雖不得妄干其分未嘗不可倣此意而行之何則
庶人無廟然而先期灑掃堂室則亦修祖廟之遺意也庶
人無貴賤之爵然而外姻之來助祭者未嘗無甥舅輩行
之差則亦辨貴賤之遺意也周公制禮要使人人得敬其所
尊愛其所親而止未已也夫子又推言其意曰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今也禁人之以事生存者事其死亡而五

世以上爲吾四親之所素尊者必爲擯而絕之使子孫無自得申其敬使周公作此以強世夫子又何得謬稱其禮之通乎上下者爲得事生存之道而美其孝爲獨至也乎古人每事不忘本始孔子於先代始爲飲食之人雖疏食菜羹必祭始爲飲食之人與吾五世以前之祖其世孰爲近遠其分孰爲親疏其恩施之及我孰爲淺深厚薄顧於飲食之及我者雖數千載無忘於身所自出之原閱四世而遂忘之古有迷罔之疾天地四方無不倒錯者使孔子獨祭始爲飲食之人不以滴酒粒殮及其始祖先祖吾直謂其有迷罔之疾可耳至於祧主毀瘞之議實出魏晉以降

晉永和中原喜引魏時論者所言如此

昌黎韓子博極羣書特以事非經

據斥之論者乃引旣虞埋重之文謂埋主自古而然是不知有主與重之分而竟執重以爲主也古者旣葬而後作主始死設重以依神置諸三分庭一之南當西階殯宮之左將葬重先柩從示神與魄之不相離也旣葬則當奉主以祭若又迎重而返則吾未知位置何所仍置中庭則於義無取列諸几筵則似兩主竝立神將莫適爲依故埋諸土中使神得專依於主是亦墓藏廟祭之義於人子之心無不安者故曰重主道也重有主道不得卽以重爲主也又曰周主重徹焉謂旣已作主則重可徹也今於歷世崇奉之主旣祧之後又不設他物依神輒敢毀而棄之使永爲我之所不知不見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殆爲

首創是議者言之燦或又以五世親盡爲辭愚謂古人上
治祖禰旁治昆弟下治子孫其義一而已矣禮云五世祖
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親屬竭則喜不相慶憂不相
卹如塗人爾然而古有九世同居者史臣誇爲盛事而特
書之且以彰其本朝治化之隆謂可焜耀於後世而當日
之人君亦且從而獎賚焉於義何居蓋九世之昆弟雖遠
溯其由來皆吾九世祖之裔孫也顧於九世祖之裔孫則
相與驩睦無間如此於九世昆弟同出之祖則漠然如秦
越人之相視不屑以滴酒粒殮相饋是豈出於人心之自
然乎不出於人心之自然則母乃矯情拂性而爲之乎程
子之法冬至祭始祖朱子謂古人雖有始祖止祭於大宗

之家似以程子爲不當祭者故僕援古人爲後之義以折之謂當宋之時程子卽可以當大宗之任論者乃曰如此則欲祭始祖人人得以伊川自命夫伊川之設此祭法原欲使後人得知有禮義耳今使人人以蹠躡自爲則不可人人以伊川自命則人人知有禮義人人知厚於本始親遜雍睦之風將遍於天下不難躋今俗於唐虞三代之隆不知議禮者何惡於此而必欲禁絕之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古人凡有損益無不予人以可知其他損益之所不及則但有因故而已

本朝自

世祖定鼎以來於神廟以後累朝弊政刻

革殆盡一一見諸

綸音所謂損益之可知也至嘉隆以

前遺法未有改焉則如明會典所載祠堂制度家廟禮儀
祖先位次以及嘉靖十五年所定庶人皆得祭其四親及
其始祖先祖者固謂可以聽斯民之沿襲遵行而不必別
加損益者也今立國已百數十年山縣小民祭其始祖
先祖者往往而是何事必欲重加更改先儒有言宇宙內
事皆已分內事是故以父母之心爲心則無不友之弟兄
以祖宗之心爲心則無不睦之宗族以天地之心爲心則
無不愛之民物儒者之道當以天地之心爲心故雖人世
所視爲不切之務無不引爲己責今徒以法令所不及爲
辭則如范希文之置義莊張子厚之畫井田何一爲宋朝
法令所及將盡以干名犯義誅之乎且如毀瘞之議雖出

魏晉以降然自唐宋以來歷代會典皆所不載是亦昌黎闢邪衛正之功今於事之從厚者則以爲前代所定非本朝之法令至於戕毀先世之主仁人孝子所惻然不忍爲者則又必獨申已意於本朝法令之外吾不知同屬法令所不及何以率天下而爲偷薄之行輒又不妨自我而立制也或又以違衆駭俗爲戒至舉溫公之深衣某人之古冠服爲例冠服末也孔子舍麻冕而從純是卽明詔後人以冠服之不宜違衆至於事君也事親之與事先也雖有隆殺之不同一皆根於天性繫於倫常不宜苟且徇俗爲趨故雖拜下末節孔子必矯然違衆以示異所謂害於義則不可從也爲人子孫而忍於戕毀其先世之主豈

非事之有害於義者乎至舉朱子家禮見駁則僕又竊慮

其考之或未詳也今世所行家禮非朱子舊本大抵皆明

代邱瓊山刊本瓊山意在則古乃不根據禮經輒採魏晉

以後無稽之論

祧主毀瘵之議是也

身爲明臣又不遵循國典輒用

粵東邊裔土風

祖先位次以高曾居中而尙左祖考又各次其左右是也

以此紊亂舊

籍蕪穢朱子遺書考古者正宜悉心釐訂而放斥之不宜

拾其餘唾反攻守禮之儒也難者曰子慮五世以前爲長

餒之鬼然於旁親之祔食者輒至高祖旣祧而止此獨不

慮其長餒乎曰僕固自言之矣旁親之無後者吾子孫本

非其允特以親屬未盡故令祔食焉親盡則義不相屬卽

爲非所當祭之鬼况

國家有厲壇之設合境無祀之鬼

皆得赴食其中則無後者之赴食厲壇固國令之所許也五世以前之祖現有遺允得以奉祀顧令赴食厲壇可乎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使反而求諸事人之際果其纖微委曲之必察則事鬼之道固可不待講而明今世無告窮民名隸孤貧操瓢道左者有矣有五世孫足倚亦使之待養於官丐食於路不特衆操瓢者將羣起而攻之爲其後者亦何顏自立於人世然而絕其五世以前之祭則長餒之鬼勢不能禁其不赴食於厲壇此非不能事鬼謂之未能事人可耳伏念有天下者覆冒羣庶統御萬靈其視域中無祀之鬼奚啻如膚革外之一毛一髮然且上廕宸衷軫其饑餒至命官設祭如是况

於士庶人先祖實爲此身從出之原爲其後者獨能聽其
長飢而不食莩就恒理而論人之度量不應相越至若是
之遠也如謂祭以四代爲限則厲壇之祀應止及昭代
孤魂勝國時兵死之鬼不與焉今祀厲文具在何嘗損及
勝國之厲又況此等幽魂尙得春秋再祭五世以前之祖
但予歲終一祭卽不免於僭竊之誅世有通幽明之故深
知鬼神之情狀者一念及此必當有惻愴於心辛酸於目
鼻涕泗交頤儼然必不可以終日者也至於誨之不從不
得已而以人自爲書家自爲說見斥其相鑄之意尤切受
之者寧不悚然知感然使違經畔聖倡爲惑世誣民之論
則誠罪不容誅今但根本河洛先儒合諸禮經所載稍爲

疏通其義指而於傳記所稱禮緣人情禮由義起及孟子性善義內之旨一一相符於以見六經之旨久鬱於漢唐而大闡於有宋庶幾經術正而異端熄不謂反與邪說暴行同誅也卽如鄙人所論小宗之法今世實未嘗廢故父死則嫡子主其祀祖死則嫡孫承其重至支子分異時但有奉其禰主以去未有并奪其祖以上之主以去者此今世通行之禮亦千古共遵之法也論者乃云支子但有禰主則分異之後別造高曾祖三世之主以祭是說也揆諸經訓竊謂未見其有合也古者支庶崛起而居上卿之位者其祖以上之主旣非其所素奉又古者主之尺度亦分貴賤爲高卑支庶突起爲卿得奉命廟祀其先世則其主

之高卑必不敢有違國制是故作主於第擇日升廟前世固有行之者矣若無端而爲其高曾祖三世作主竊謂此變古違禮之大者也試先以常情論之今世嫡長元孫得見其高祖者已希支庶之孫則有距其高祖之死數十年始生者最幼之孫其生更有在高祖死後七八十年者至分異時大槩已及百年矣而分異之支庶未必皆有壽考或分後數年而死數月而死甚且有始分而卽死者今於百年以前曾祖考三世未立之主其神已久依宗子之家者忽焉別造一主強使捨而依我不幸作主始訖而死二十七月之後又必毀而埋之使其神仍復歸我宗子之家於事人事鬼之道兩不得其所安徒爾作此紛紛曷故必

爾則當始死時何不令衆支庶紛然各立一主別具几筵以奉顧必俟諸異日分異之後乎若按諸經訓則魯文公作僖公主過葬十月卽譏之必不應有遲至數十年以後者又况奉先之禮但有漸而之遠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未有業居壇墀之位復爲立廟以奉之者春秋譏立煬宮正謂此耳故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今也忍於廢其先世之所舉而復敢於舉其先世之所廢興滅一任吾意至於孔子所大書深斥以示戒者不憚身冒不韙而爲之豈非變古違禮之大者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者也自孔子述周公上祀之禮下達庶人子思子記

之越二千歲始得伊川程子一人設爲始祖先祖之祭與孔子所言同旨更二千歲安知無一人焉與程子同其旨者乎歐陽子自謂信於孔子而篤僕亦自謂信於程子而篤者也始祖先祖之祭竊謂必不可刪論者謂始祖之祭必宗法旣立而後可行僕之所以斤斤於祭法者正謂宗法必不可不立耳近世世家巨族富擬侯王而其疏屬至有餓死溝中莫之收卹者正由宗法不立使然往時論者謂必世卿世大夫而後可行僕謂誠能以收族之責自任卽隨分可以自盡不必定有世卿世大夫而後可行也明儒唐應德歸熙甫二家論此蓋綦詳矣唐謂立譜不立宗則譜爲徒譜歸謂有小宗而無大宗是有榦而無根有志

學古者皆不可以不之考也因念士人窮居草茅於戶外
事一切非所當問惟是慎終追遠及尊祖收族諸事古所
稱行修於門內者不敢不盡吾情焉於此復客吾情吾烏
乎盡吾情然而宗法之待質於有道者姑請俟諸異日卽
祭法之根本伊川亦頗自信其於義無乖惟是辨論過多
其中不無礙理之談終望先達之士爲之覺其昏迷庶不
至多言而害道惟閣下曲成後學不棄其愚而進教之則
幸甚感甚

與陸朗夫書

去冬姚佃芝學使以閣下所著家祭論見示并知元啓亦
有論著屢索其稿因檢有關祭法者得十有餘首彙錄呈

正後謁諸使院佃芝慨然太息謂世皆營營於聲利馳逐之場乃得二老人者覃研經籍各出所見互相覈正至於往復再三可謂能味於衆人之所不味使人欽仰無已後知拙稿亦嘗經呈有道之目元啓謂鄙論乖舛得毋不可其意否佃芝謂閣下志在明道如古韓范富歐諸公上殿相爭如虎下殿純是一團和氣今兩公皆欲闡明聖人之蘊議論雖殊其趣則一復何彼此介意之有元啓旣自以鄙論微有發明又無背於閣下遜志窮經之意因命刊諸梨板小兒讀之以爲此書辨論過多恐有抑人伸己之嫌家媼細問其故驚曰臬臺遇我最厚何得妄攻其短此書斷不宜行世元啓亦心爲惶惑僅送芳圃先生一部老嫗

以僕仍欲送人輒用繩索縛成一捆扁諸別室置之且半月矣旣念此書因閣下發其愚蒙俾得益窮乎其所未至且諸作什九皆呈鈞座所未出者大約不過一二篇耳而閣下愛我之厚惟恐其陷於罪戾肫肫之意類非可求諸今世之人鄙心慙戢之語亦復時形篇牘今刻成不以奉覽則疑其中或有不可使閣下聞知者乎是欲避謗讒反得授人以口實也輒向老嫗索取一部呈教昔朱陸二公往復之書終始不能相合然而尊德性道問學皆孔氏之緒言後人卒無能偏廢其一理一分殊亦出程氏遺言兩家偏執其一要亦無乖於伊洛之大旨也未知閣下以爲何如

復陸朗夫書

儀禮鄭注句讀初名節釋後改今名可知昔人名篇之語
非必執定前見固而不易者也蒿庵雜誌初名閒話僕竊
嫌其不雅使蒿庵更生數年或當別有更易亦未可知鄙
人遜心斟酌度亦蒿庵所樂引爲他山之石者也顧鄙性
多忌深恐爲不知者詬厲故凡有斟酌古人之處未敢率
爾向人言之猥蒙閣下鑒其愚衷則前此所貢荒言庶不
至有曉曉瀆聽之嫌欣慰奚似蒙索校正之本先將首冊
呈鑒昔楊龜山論荆公博極羣書雖窮日夜之力以終身
焉不敢望其至也至目爲知道則獨未之許元啓竊觀近
代名儒多以博聞強識爲賢其採獵之富誠非淺學所及

然皆類韓子所云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耳非蘄至於古之
立言者也獨蒿庵作悉本切身踐履所得其考証經義解
詁名物止合乎理之所是絕不見有矜己好勝之私至其
發揮精透多有昔賢所未究者中有妄意塗乙之字殆由
繕錄者校讐之不審間與鄙見稍殊不過附質所疑亦未
敢決其是非所在也惟是怪神之事孔子所不道有類此
者鄙意必宜刪去此不足以重蒿庵適足以爲盛德之累
耳如正集中重修釋迦院記純用彼書中語畢竟是白璧
微瑕卽以文字而論亦非韓曾二公家法歸震川嘗言柳
蘇諸集中有必應刪去者數篇非作者之過存之者過也
又是編亦時有率意濫漫之言故似不及日知錄要其精

詣處亭林有不及也今閣下欲重加校刊甚善但鄙意須
刪去什之三四其章次前後亦須別加排纂乃佳然此非
一朝一夕所能也

與陸朗夫論蒿庵集中釋迦院記書

朱子不但爲參同契註於陰符經亦有註西山不但跋遺
教經於太上感應篇亦有序老子說略一書何足爲蒿庵
病必爾則問禮柱下亦足爲吾師遺玷矣元啓於釋迦院
記一篇斤斤爲蒿庵致惜者謂畢生褻衣博帶不應至裸
國而遂袒裼以入耳如謂大禹實曾爲此則史臣追紀禹
功如大禹謨等篇卒未嘗一道其事可知後人編輯前文
倍空兢慎柳子云秋毫之玷不足以病淮濟之清然使離

婁子眇然視之終不如無者之爲快也抑又聞之求金於沙斂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斂則無擇焉院記一篇蒿庵不自刊削此特子長多愛之意如斂者金沙竝蓄以待後之揚者耳揚之不精輒舉爲斂者之咎不已苛乎今讀所示書院碑記不特文字緻密無疵爲作者指陳微意尤爲特具闡幽之識昔朱子論昌黎學術獨取程子二條謂能極其深處尊作比諸程子之論韓可謂能極其深處矣然復考諸臨川王氏之書則謂程子固爲得其大端王氏之言亦自不爲無理然則椒園之說其亦王氏之論韓也歟兒子於今日赴館德平臨行檢元啓舊作中書疏序引贊五首皆爲釋氏作者彙爲一冊欲以就

正有道輒敢目呈清覽冀得一言教誨焉

與陸明夫求勘正濟寧圖記書

朱子有云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卽講學一事言之今世後進之士所求於先進者徒欲得其一言之褒譽爲榮先進之所以待其後進者亦然非如古人所謂傳其道解其惑也如苟志在謀道則先進之士憫其沈迷必生惻怛之念抑或嘉其誠篤必生慈愛之心於是爲之琢瑕磨玷滌浣垢污蓋出於情所不容自巳此亦所謂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也昔李習之爲文畏後世仲尼之見責後生輩多拚口笑之僕謂如此乃爲能畏聖人之言者彼之竊笑者大抵皆不知天命而不畏者耳僕嘗

竊讀司馬歐陽二家之書深知爲史之不易豈特國史雖一方之紀述欲使體例無乖而詞復足以垂訓如此者亦復難之故或勢有所掣自度不足以盡我意則雖重肺相延必力却之壬辰冬客游東昌胡太守以新輯濟寧志稿屬爲裁定僕辭之至六七而未允後復重之以徐撫軍之命不得已乃始勉而爲之古事有訛舛則徧繙歷代之史以正之近事詮敘未明則必資札詢又乏分纂繕錄之友較之尋常修志者艱難蓋百倍之然竭愚父子終歲之勤劬粗及成書卒歸廢棄私心時悼惜之書分甲乙丙丁四集中開乙丙二集不過爲生斯土宦斯土者丹黃而文繡之下集政事一部竊自謂盡心焉然非并刊甲集則此書

編次之意未明因欲自以脩脯所入先刊甲丁二集伏念
儒者窮居草茅舍讀書著文之外無他事業可爲然國
初孫夏峯著表忠錄幾陷不測濟陽張稷若兢兢焉講求
六藝之學未嘗敢爲放言高論然與其友人言常慮禍及
元啓幼讀古聖賢人之書亦頗以忠孝自許一切非理之
言自謂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然或語言檢點未周及迹
涉嫌疑足以致人推索者在已多不自覺伏惟閣下至誠
遇物其於元啓恩眷尤摯輒敢以前二集書呈教公餘披
覽得蒙逐一指駁標諸書額俾不至終於迷謬此實仁者
之用心也其爲受賜豈直明珠青玉之惠而已

再與陸朗夫書

昨接手諭及圖記中簽示諸條以武夫燕石之頑猥蒙巨
工曲加鑿錯欣悚交至當卽依奉大教一一更正又念胡
康侯之於龜山先生幾欲以師禮相奉不敢自等平交然
所著春秋傳龜山摘其疵謬不少康侯卒以原書行世康
侯之於龜山非貌敬其人而故違其教令也修詞之道貴
在立誠古人著述必本諸平口身體心驗所得苟隱之於
心而未得確然之見則雖明知其爲有道高賢之論始俟
異日之別有會悟必不敢強不知以爲知別作依阿比附
之詞以自文其陋要其是非得失千萬世之人皆得而論
之固未嘗禁人之彈摘也孔子之後得進於聖人之道者
必首推孟子孟子書其詞色過峻之處所養誠不如顏子

之粹然孟子亦未嘗改就和平以僞附於顏子蓋古人立誠之學固如是也龜山疑西銘一書其流或至於兼愛得伊川書自謂釋然伊川語門人曰楊時亦尚未釋然可知後學之於先進之言苟非透極本原徒爾貌爲承順亦非有道者之所許也城隅分水之謬此時尙未能承教者欲俟異日識解稍進然後更之非敢違逆盛指也今重有瀆於閣下者所未能承教之處則姑以待諸異日矣其現經更削者未知尙有戾於尊意否至政事一門元啓於民生利害休戚所關未免微生感喟雖於本朝改商由舊之意極致推崇然自旁人觀之未知猶有觸礙否恐閣下以其不帥教而重來溷擾必將目爲不可教之童蒙而屏棄

之故復有康侯龜山之說焉惟閣下憫其愚而終教之幸
甚感甚不宣

祇平居士集卷十九終

歸安年家子戴

璐訂

祇平居士集卷二十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書八

論汪涵存墓誌

古人誌墓雖標題亦各有義指石介嘗位於朝歐公不書其爵書曰徂徠先生至尹洙則爵號皆不書直書爲尹師魯墓介稱徂徠誌中已言其義洙書姓字則見於集中與人之書牘皆非苟爾讀昌黎貞曜先生李元賓二誌是卽歐法所本也今爲涵存作誌當祇題誥授某銜至於候補某官誌載其事標題不必及之所重在誥命耳若其兄興化同知誌理合書官反祇書其階次以此合彼是謂兩乖

其例又古人合葬之誌題不書婦王荆公文云江陵縣有合葬龍山之西者爲宋龍川令贈某官王公之墓旣云合葬其下仍止書其夫姓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今云暨配某者無論唐宋卽明初諸家文集皆無之所以前輩直斥爲不典之詞汪氏前二刻皆未免循沿陋例今宜削去至於紀事之文特取其異者書之如孔戡止書其佐盧從史一事王適負奇兼書其謾婦翁一事李虛中書其深五行苗蕃則書其死後之困歐公爲師若李干則專書其服食一事并世系亦不書歐公誌薛質夫直云簡肅之後於是而絕其下止就無後發揮此爲真得昌黎之髓者其實此法不始韓歐史公世家列傳皆然衛世家敘前後八百

年事專用二子乘舟一詩首尾提唱便爾煙濤無際涵存
杜門謝客是其最異之事入首卽與揭明後雖兼敘他事
仍須與此事隱約相關此韓歐一定之法近人好爲籠統
之語不求精切以至濫涸滿紙鄙文誠陋其不及古人者
不能櫟括爲精妙語或結響鍊字尙可推敲切欲得一二
言教示更削爲幸若其命意裁局自謂無慙于古歐公與
梅聖俞書論陳碑必不可增謂碑中有兩三處是行狀所
無若果有當書何故而畧切須丁寧論之鄙文所誌亦有
行述所不載者足以知其竭智盡忠于此足慰孝子無窮
之思矣然誌文難作每一篇出人得施其議論以歐公之
學識才力施諸范尹二賢當時猶且嘵嘵不已何況鄙文

歐與徐無黨書云必欲更換請他別命人作僕亦云然蓋作者身在局中其營搏之苦不能一一爲他人道也

與陸朗夫書

首正無事偶檢篋中舊著勾股衍一書念嘗覃思於此而兒輩皆不通數學無能代爲繕錄恐遂成廢棄因覆加研覈手自排纂幾及十之六七初亦不以爲煩忽念諸條所論運思布算之由須各繫圖說乃能使覽者瞭如因爲補繪數圖旣明衰視昏又乏噐具心目交瘁如是數日而病矣兒遂力加勸阻將諸稿悉扃諸篋內不復省顧會得蒿庵弟子職註解一書此書二十年前亦嘗手爲之註特向幼孫取出復有增補雖無關於畜德之大庶幾猶賢博弈

云耳敬錄副本呈教幸不吝加攻錯之勞再者寒家舊藏管子書已爲六丁取去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中載此與之別三十年餘矣倘蒙矜其闇陋就通解中專檢此一帙賜覽俾得豁其迷蒙或冀別有解悟重加訂正庶不至自誤誤人則仰受教誨之益更無窮矣

答陸朗夫書

初疑王說附會不合鄙意又以鄭說夏至夜漏太長不合天行本度妄疑二說皆謬今讀來諭赤道下卽以兩極爲地平晝夜刻分皆等不得云日永則此疑益復渙然先儒所謂桶底俱脫矣開豁愚蒙快慰何極惟是赤道下二十四氣晝夜無不均者不特二至爲然且一歲中二十四氣

皆複見此則前人所未道也明史云南極出地之度與北極出地之度同則晝夜永短皆同惟時令相反此之春彼爲秋此之夏彼爲冬蓋言赤道以南氣候嘗試推諸赤道以下則歷家二十四氣直當截爲南北二道二道各備二十四氣舊法三十度爲一宮十五度爲半次赤道下則以半次爲一宮分周天爲二十四宮合成四十八氣中國春分爲赤道下之夏至自此入北道行立夏爲秋分夏至爲冬至立秋爲春分秋分又爲夏至凡歷二十四氣還入南道以歷二十四氣而復于中國之春分又爲赤道下之夏至中法分一日爲百刻除二分外晝夜永短各殊居赤道下者冬夏至其晝夜刻分悉與二分相等近赤道者度寬

而行疾遠赤道者度狹而行遲不但晝夜相等冬夏亦無差別其氣候則惟暑月熱勝中華嚴冬時祇與二分無別此則赤道下之氣候也又今法每時分八刻每日十二時故得九十六刻古法日分百刻以十二時分之每時得八刻又三分刻之一王曉菴新法亦主此說愚以爲刻數奇零難於剖析其說不適於用一云子午卯酉各增一刻此說近是而西人南懷仁復非之謂太陽出沒隨地異時在此爲子在彼或爲丑寅在此爲午在彼或爲未申此方子午增刻彼方丑未寅申亦增一刻可乎余竊笑其說之自爲矛盾也旣知諸方隨地異時則此方之午彼方以爲未者此方之巳乃彼方之午也彼自於彼方之午加刻何必

於彼所視爲未者加刻蓋各自於其地之子午卯酉加刻以足百刻之數不必彼此相牽顧也且日分刻數賈生所謂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旣屬人之所設則或以百數或以九十六數無不可者但取便於布算則不增四刻法更簡捷耳此二說者皆出鄙人私論不知于歷法有當否閣下篤志近思於此必加研析敢以奉質來諭言著書之難非博學詳說深造自得之士必不能爲此言讀之令人悚然竊自謂深有當于鄙心近代名人大抵爲輕易立言故不能垂諸久遠耳

與羅英樞書

兒子回自夏茂得手書知近履安善楊生炳遠居貢川通

問殊難其所求科舉田碑記自丙子迨今十四年矣今將
遠別勉踐前諾得蒙專使賁送足徵師友摯愛承諭尊府
君誌文有合當商確處敢不承命但古人紀事之文書卒
而不書生春秋一書書卒者多矣未有書其生者唯子同
之生乃春秋特筆與風詩展我甥兮同義蓋別嫌明微之
旨寓焉非可概施之他人下至馬班二史亦然諸帝紀中
但書崩年若干卽上推可想至于墓誌以昌黎爲法昌黎
集中碑誌文十有二卷其中銘墓之詞六十有六首書葬
日者十之九書卒日者十之八欲求生日則六十六首中
無有一焉六一翁繼昌黎而作者也集中凡十有八卷皆
屬墓文文多至九十四首亦未見有書其生日者惟明代

宏正以後誌文最爲靡濫雖以歸震川之卓然傑出不苟隨人步趨者時亦勉循俗例如沈大梁李玉顧孺人三誌皆書生日其實昔人所譏近代不典之詞也然通集止此三作爲然其他更有書葬日并缺其卒日者皆一以韓歐爲法者也至古人聚族而居苟屬同本雖疏屬皆可附書今以支派稍遠請從刪削此則具見兢慎不苟之意較之世俗冒承他族以爲光寵者其立意較然遠矣輒已承命更正鄙文無足論所以多言若此者以見文之律度皆有所本非可苟爾增削者庶知誌文不謬用慰孝子之心耳

與鄧驥書

合觀諸作思意曲到筆致老潔皆勝從前卽欲刻意吹毛

不過句讀節拍之小疵其大體固已不愧名家之目顧慚
謏劣才韻日枯無以助益高明聊述所聞於後楊子雲曰
事辭稱謂之經皇甫湜稱元次山之文謂心語適相應李
翱之論必取文理義三者兼并其稱韓退之亦云其詞與
其意適明儒歸熙甫發揮此義尤透以爲道形而爲文其
言適與道稱雖累千萬言皆非所謂出乎形而多方駢枝
於五臟之情者也自宋子京爲唐書列傳始以事增文省
爲奇已不免爲後人所訾議至王介甫最工造語歐公猶
病其刻斲傷氣諄諄以模擬前人相戒況今世所模擬者
非復前人矩矱徒知滅聲削字以就短促不顧其辭之能
達與否如缺口之兔斷犀之雞韓子所謂體不備不可以

爲成人詞不備不可以爲成文者殆爲今世之文言之也
其實古無此法多起於末世之語錄講章昧者至奉爲作
文裁句之法大乖古雅之風矣足下之文姿骨超駿萬萬
不至如前所云然時有與鄙意相戾處相愛之至不得不
預防其漸金人元遺山詩云文須字字作亦須字字讀操
筆時不能使文從字順一一皆識其職由讀文時急求古
人旨要所存而於枝節轉換處未能逐字咀涵其味故耳
僕年力就衰於藝業已不復能日進惟望足下輩篤志好
古無惑於岐趨庶不負前明府陶君之教顧不能自由新
語以相啓發徒知剝剝前人之論類於道聽塗說者之所
爲又足下在陶明府署中其語皆所熟聞所謂進其饜飫

者祇增愧耳

與徐毅齋中丞書

先閣學遺稿語皆雄偉亮直類非近世辭人所能道者讀之動人莊肅恭敬之心僕自以親承教澤前後幾歷三時又蒙深加獎賞絕不以凡輩見遇今讀其詩亦欲竊效琬玉之勤以仰酬知愛不敢掉以輕心既爲更其篇次其中傳寫偶誤之字輒復以意妄爲訂正而仍存其本字以俟好學者之深思而自得之刊刻之法首序文次家傳次目錄次全稿最後附以跋語終焉跋語因前有家傳不宜贅書行事複出取厭然須畧述其梗概要以精確不汎爲得體昔東坡爲韓子廟碑盤旋良久得首二句乃始操筆書

之爲司馬溫公神道碑云公之德至於感天地動鬼神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其下乃歷敘其生平昔人之矜慎措意也如是僕于先閣學自以舊嘗親炙刻欲摹寫其真思之累日卒無能有得於萬一之似深嘆才力短淺負慙於知己多矣唯吾弟稍爲更削而存之編次之法先五古後七言先古詩後律詩此一定之體式也

與胡偶韓先生書

元啓謂道無高遠卽卑迺處爲人所不能到者卽高遠莫尙焉譬之善鬻財者節贏縮權取予心計之精不遺芒忽則俯仰皆有拾取而殖利無窮不善鬻財者妄思籠取百貨以專其利而動輒耗閱雖夙擁厚貲卒歸窮乏而已孟

子曰有爲者譬若掘井掘井貴在得泉一里中得一及泉之井卽足以資二十五家烹炊澣濯灌溉之需苟其專事誇多廣加穿鑿卒無一井及泉則雖掘遍九州之土終歸枯涸反不如此一泓之蓄滋益無窮耳蘇子有言豬肉實美而可飽終日說龍肉吾安所得而食諸元啓至愚極陋於時事無一通曉獨于文字少知好之顧不能爲高妙奇絕之談以誇世焮俗其所論著皆當世宏覽博物君子所吐棄而不屑道者然而遨遊南北與諸生輩談經講藝一皆本其中心之所自得者使學者的有可遵之路則自謂言言皆豬肉也辱前輩知愛愧無以效忠門下知令孫初學文字輒就兒輩所纂平日論文之語及現在課孫評選

神道碑集 卷二十一
先正破承一冊一幷寄呈鈞覽其破承一冊尤足見笑於大方之家然此如笋林初茁之芽雖出土膚寸已具干霄之勢異日干霄試爲數其節目要無加此膚寸之外也令孫天姿英異他日所就殆未可預量然而升高陟遐必有所自幸勿以卑邇忽之

批示兒姪來書後

汝述陳太史下問之意謂墓誌墓表神道碑名目多端求余一一代爲剖別吾所知者誌埋地中表立墓上神道碑則在葬兆之東南說者謂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故以名碑前漢李蔡盜取神道外壙地季信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二書所言皆指先帝陵廟惟霍光傳所載光薨光夫

人侈大其塋制爲起土闕築神道此乃爲臣下通稱神道碑不必定立墓前往往有遠至數十里外者唐蘇瓌碑建于塋北十五里韓集胡良公神道碑標題特著墓字蓋亦離墓較遠非其立於墓前者也此則其位置之不同所也至於文章體制原其始當有不同誌埋地中爲千百歲後耕犁所及使知某人體魄所藏不敢侵掘耳表則表示行道之人故誌文止書氏名州里官爵與父祖子孫之世系而已墓表兼及學問行事所以發其潛德之光至神道碑非大僚不得立則其文之褒美侈大宜又與墓表不同韓子云碑於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可知誌銘之作用識某人之墓而已不必若墓碑之稱道功烈以昭

美故也故韓子誌墓之文最爲簡嚴然吾謂文至意脉沈切處觸手皆可生波未必定有異常卓詭之事然後足以動人史公五帝紀敘堯授舜十事使爾煙雲滿紙衛世家止用二子乘舟一詩點綴前後已令觀者目眩神迷周本紀入首處從名棄二字生情韓公房少尹誌從氏族生情孔戡誌從昭義從事生情杜兼誌從世系遷徙生情王適誌從娶某氏生情歐公表李屯田墓從漢上右隄生情誌石介從所居徂徠山生情歸震川永平張封君誌乃從卒日生情尤爲奇變此真得司馬韓歐之髓者故誌文雖曰簡嚴亦不能無波瀾泛及之語既有泛及之語則如溫公書儀朱子家禮所載一定之體式自不得而拘之于是誌

表神道碑文遂亦彼此可以相通如韓公之於劉昌裔王仲舒歐公之於程琳皆有誌有碑其序次先後虛實詳畧之閒雖力求變異要其歷官行事總不越此數端則吾亦未敢謂誌文必不可以作碑碑文必不可以作誌也惟其銘辭則碑繁誌簡此爲不可更易耳婦人別葬者宜立表識之與夫合葬則表其夫而其婦之族世性行已附見之或夫先葬無表則爲其夫補立一表可矣畧其夫專表其婦於義旣乖兩表並立亦爲多事墳誌卽墓誌皆埋土中墓碣卽墓表墓碑立於墓上碑碣皆有銘辭則墓表亦作銘辭似無不可但文字各有宗派作碑板文當以韓歐二家爲法韓集鄭夫人殯表純用七言詩體歐集薛龍武墓

表表文旣畢又爲作詩以遺之皆不明著銘曰等字唐文粹所載表文三首一生二死皆無銘辭曾王二家文集亦然曾集墓表惟關君妻曾氏一篇其有銘辭者如太常博士吳君題云墓碣故余所作墓銘其揭諸壟上者槩題墓碣而不稱表表不系銘明代唐歸二集猶然唐宋以來學韓歐者無不皆然近人或以蔡中郎爲太傅安樂侯夫人靈表柳柳州爲殿中侍御史柳君墓表文後皆有韻語輒謂表銘自昔有之然中郎作表後自題曰頌柳州作表後自題曰文均未嘗直指爲銘則表銘之說恐未免蹈于無稽吾故不敢創此新例也且吾謂古人縱有表銘亦但當從韓歐二家之法卽如合葬之誌古亦有題及婦人者然

震川集中悉遵韓歐體例題不書婦或見唐世石刻有之
輒謂前人譏暨配云云爲不典乃由所見之不廣則如集
古錄所載華嶽廟碑前有孫瑯後有樊毅皆生而稱諱今
謂漢世石刻皆然遂欲緣此爲例則衆必笑之何也易稱
神農氏教民耒耜當時亦何嘗不躬親稼穡然生唐虞三
代禮制大備之後必欲爲並耕之治卽不免於異端之擯
今見孟子譏斥許行遂謂孟子未讀大傳之文可乎士生
韓歐之後必欲爲韓歐之所不爲是亦文字之異端也至
於碑碣異稱據後漢趙岐傳註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
李斯所造則其制本自不同然攷隋書云碣高四尺圭首
方趺則沿及後世亦復與碑同制但尺度有崇卑之別耳

明集禮又以龜趺螭首爲碑方趺圓首爲碣蓋亦一朝之制唐世釋道諸碑金元以來先塋先德昭先等碑未必皆龜趺螭首也汝謂近人爲墓銘先用議論作冒疑非古法此言亦似然要問其措語精切否耳震川云惟不切者爲陳言如韓子平淮西碑論者尙議其用議論作冒然不害其爲精切我爲沈壽張墓銘用歐公五代史例作冒然對誌中賓友奴僕勸令入省告急者言之則空冒處正見精切他人固不得而混承也若語涉寬泛則雖實書本事終不免蹈襲陳言之病耳抱曾欲求吾近著副本吾現有數篇緊要文字尙未抄錄更安得有副本其言近人作碑誌篇首署名處稱謂不合於古則誠然凡我所作墓文但書

嘉興王某不循俗例蓋用唐宋人舊法也謂石誌起宋元嘉此南齊王儉之說然吾讀謝惠連祭古冢文其事亦在元嘉中已慨然以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知爲憾使元嘉以前本無石誌何遽用此爲慨又聞漢前將軍關侯祖諱得推及其三世亦因近時掘得關侯石誌知之近代考古之士謂前漢杜子夏臨終作遺命埋石墓前事見西京雜記則墓誌自西漢有之墓表乃碑闕之類恐又在石誌之前但不能鑒指其始於何時耳又謂漢碑題名有刻於正文右側自後環繞而左者魏受禪及上尊號碑則雖正文亦繞刻碑陰考之釋氏石幢其形或六觚或八觚文則環繞書之如古員碣之刻尋常碑制正文刻碑面題名則刻

碑陰然此非有經典明文與一王定制不妨各以其意爲之字小者刻之碑面已足拓爲大字卽四面刻之亦無不可此中本無義理可求專就此等處鑽研與韓子譏皇甫湜掎摭糞壤何異願汝曹勿效之也紀述之文往往多頌而寡志雖元代以前不免至於畧死諛生則近文爲特甚顧余爲徐閣學傳雖未嘗諛及生者然其于生者亦不薄矣記言爲人子者父母存不有私財閣學以二品尊官罷歸至無以爲家則其清德可想而諸子以養具爲憂則其各無私蓄更可知矣今以不能供養其父爲嫌必欲抹去此句則意者閣學數十年宦蓄悉流入於諸子之橐故閣學雖貧諸子獨泰然無慮乎至與人談星卜尙能自食有

餘一語此吾親受之於閣學者傳中敘及此語雖曰證公博學多能而其胸次灑然不以貧窶自累與其一生豪邁之氣皆可想見此爲分外出力之語彼以置汝父叔何地責中丞者真所謂夏蟲難與語冰直可一笑置之耳

答程象州書

所問古事小兒謂屋上鴟吻先儒皆言起於漢世以此厭禳火災僕憶傳記中周公有言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烏與儲胥並言是卽今之鴟吻無疑此製自周以前有之不始於漢漢有天馬門因門旁銅鑄天馬得名晉洛陽宮門有銅駝蓋亦天馬之類今世石獅殆其遺制水經注赫連龍昇七年鑄銅爲大鼓列於宮殿

之前意卽石鼓之所始大戴禮家語言禽獸昆蟲之生各有月數獨不及牛問之老農言十二月而生蓋與馬同類墓前石馬虎羊前人文集中多用之考風俗通義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跂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於側而罔象畏虎與柏故墳頂栽柏路前立虎以懼之水經注獲嘉縣西漢桂陽太守趙越墓有石牛羊虎又云漣水逕大扶城西城之東北悉諸袁舊墓碑字傾低羊虎碎折據此則石虎石羊自漢有之唐太宗葬文德皇后琢石象平生所乘破敵馬六匹立之闕下則石馬之制恐自唐始然考炙轂子曰秦漢以來帝王寢陵有石麒麟邪兕馬之屬人臣墓亦有石人羊虎之類羅頤物原又

謂周宣王始置石鼓石人貌虎羊馬據此則石馬虎羊皆始周秦并不始於漢世或又云石羊天祿也似鹿非鹿名曰挑拔石虎辟邪也似虎非虎以能食鬼故曰辟邪後人以天祿辟邪帝王陵寢所用自公卿以下皆改用羊虎然集古錄載漢宗資墓前石獸膊上一刻天祿一刻辟邪則人臣墓前亦用之原其所以設此之故蓋以毆惡鬼辟猛獸若用石羊於義何取愚獨以此說爲是至如儀仗中承雷人旗之目寔非鄙迂所悉當別考之

與陸振奇書

驊騮者穆天子八駿之一顏師古訓其義謂其色如華之赤也故字玉驊曰赤駿岳飛對高宗良馬之間以力裕而

不求逞爲致遠之材馴者以漸而致不驟之謂也故字玉
馴曰致遠祖堯本中庸語故字之曰述勛凡此皆取協其
義以尊其名而已古人取字如予我由路賜貢之稱非有
深辭隱義出人意想之外也降及後代修之字永輦之字
固石之字介世所推名人魁士無不皆然今邑中來請字
者其求美之意往往過詳故輒道其所以然之義如右春
閒兒子回有邑中言邑人之求字必較量於字音平仄之
閒而尤以雙平聲爲最善此言入耳不覺噴飯滿案子我
子貢子路在三代以前無論永叔子固介甫皆近代之士
且其人亦可云博學而多聞矣顧猶未知音韻之平仄乎
今世之士實不及古人萬分之一而字以尊名則務求勝

於古人吾不知其何說也

古人諱名不諱字衛之元字造微其子乃名景微他如韓退之子卽字口之張季友之祖名孝先而季友之字乃曰孝權則并其名之當諱者亦不偏諱也兒子言玉馴之父字遠聞謂致遠之字嫌與父同此殊不必然邑中恐難戶曉姑爲易之曰德良何如

與沈邵年書

蘇子瞻見秦太虛論事之文復書謂得此等文數十首卽可以垂世而行遠矣蓋文貴有用於世葉水心所云無關世道人心之作雖工弗貴也今足下能研窮經義則其託業尤尊較之以論策名家者所志更爲遠大僕不敢便謂

必傳於後但益爲之則見淺者當益造於深微其他蕪蔓
之詞及前後錯出之語自能日歸于簡老而一一使之按
部就班所謂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雖古人復生
何多讓焉僕雖耄老得足下爲之策其衰靡庶幾得於管
中窺天象之一二獲益非淺果承不棄得常此惠教僕亦
不靳攻錯之勞也

祇平居士集卷二十終

黃平年家子王孚鏞訂